

「犟牛」厂长

吴树民

他本来是翻砂厂厂长，连任5年，年年盈利。有人打趣说：“你这辈子只能吊死在这棵树上了。”他脖子一拧：“走着瞧！”转眼，变戏法似的，筹建起一座食品厂。

起步，并不等于成功。因技术欠缺，投产不到两个月，亏损700多元。库房里积压的糕点卖不出去，只好分给职工。有人指背背，说他“祖坟里就设办食品厂的风脉！”他脖子一拧：“走着瞧！”他和李文学经过市场调查、经济预测，决定转产。有人当面顶他们：“做薯花糖你们谁见过？还要办厂？”他脖子又是一拧。

他不是故意赌气钻死胡同，也不是盲人骑瞎马冒打乱撞。前车之鉴，技术就是关键。他费尽千辛万苦访得一人，此人通晓全套工艺，他破格给以优厚待遇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创业，终于做出了首批合格的薯花糖。

他一心扑在厂子上，端阳节后好久，突然想起自己地里的麦子还没收，跑到地头一看，只剩下白花一地麦茬……

“南茂”牌薯花糖摆进西安百余食品商店的柜台以后，他毫不

足满，又和著名的农民企业家、秦原公司总经理李天成，用网篮背着薯花糖，闯进北京，个把月，在京销售薯花糖30多万斤，震动三秦。

为了提高产品质量，增强竞争能力，他一面组织岗位练兵、技术比赛和技术表演活动，一面组织力量改进生产设备。给薯花糖上芝麻的滚筒式摇光机图纸画好后，去请教一家省属厂的机械总工程师，答复：理论上不能成立。他们却捣鼓成了！就这样，先后设计制造出芝麻脱皮机、振动筛、调胚机等9台设备，不同工序上提高工效5到10倍。

改善厂房设施，适逢紧缩银根。有人说：“尾巴夹紧，小心给厂子张出个大窟窿！”他脖子又一拧：“走着瞧！”不到一年，造价30多万元、面积千余平方米的新车间、新库房，已经耸立在厂子中央。

9年来，“南茂”牌薯花糖在全省百余家同行中始终名列第一。而厂子的固定资产已由1982年的12.7万元，增加到101.5万元；销售收入，是1982年的13倍。

他，就是被三原县命名为农民企业家之后，又被咸阳市命名为优秀厂长的三原县南茂薯花糖厂厂长曹新民。

他小名牛儿，脾性又犟，人称“犟牛”厂长。可是相貌却无论如何无法和犟牛联系到一起，他长得白白净净，文文雅雅，加之衣着整洁，风度翩翩，稍不注意，常会把他当成讲师或者记者一类人物哩！

与友闲聊，谈及“文革”趣事，颇有味，记述如次：

正值“红卫兵”大破“四旧”之时，文化宫前的大街上自行车来来往往，不巧有两车相撞，均为男青年，吵起来自是免不了。路人围观渐多，我友自在围观行列之中。

原来，一高壮青年所驾之车，快速斜冲，把那文弱青年腕上的表面撞裂了。显然道理全在文弱青年一边，那表是必定要赔的，人们自然地都倾向帮文弱者说话。

要知，二十多年前的一块机械表，可算是个珍贵的玩意儿。忽然，那高壮青年脸上变得理直气壮起来，原来他发现那表是苏联产品，立刻高声大嚷：“各位革命的同志们，他带的是苏联表。请问，修正主义的表能带吗？”众皆愕然。紧接着，更精彩的场面出现了，只见这位高壮青年，一把抢过手表，高喊着“打倒修正主义！砸烂修正主义！”竟高高地单臂举起来，猛地朝柏油马路上砸了下去。这一下何止百斤之力，再防震的表也得粉身碎骨了。但还没完，他伸出右手食指，直点着文弱青年的鼻子作大批判道：“为修正主义的表鸣冤叫屈，毛泽东思想怎么学的？”众人终于反应过来了，竟有几个人立刻知道自己“站错了队”纷纷又“站了过来”，开始指

修正主义的表

周围

贵文弱青年了，幸而有几位年长之人低声劝导文弱青年赶快认错。总算大家走散，而高壮青年嘴不停，手不闲，大有不批判彻底，决不收兵的架势。

现在听到这件事的青年人，一定以为我是学著“天方夜谭”，在“肚”撰奇文。然而，相信如我年纪的人都会确信无疑的。

可见，一件事，哪怕是绝对正确的，但做过了火，一步步往极端走，会发展到何等荒唐的地步。

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现在中央不是不准各级机关再买进口轿车吗？有的单位就把自己买的进口车低价处理掉，再买国产车，这样做不是又“过”了一点点了？

还有这么个事：某县长下乡开现场会，学老八路，背步步行，四十里路走了一整天。原定下午二点开的会，县长六点到。大家都等着吧。这岂不是又“过”了一点点了。

你“过”一点，他再过一点，一点一点加起来，事情又要走向极端了。但愿都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政策千万不要“过”才好。



刊头设计
本版编辑
杨乾坤

神州



神游记

郭世平

蜷居僻壤的我，虽素怀行万里路，遍览神州风采的壮志，但终因事务羁身，囊中羞涩难以偿愿，无奈只得临书神游满足自己。

大凡事物都具有两重性：利的一面与弊的一面。这神游当作如是观，它虽不能步履其境，却端的有诸多好处：一不花路费盘缠；二不为时间所限；三免去了旅途颠簸之苦。只消书在手，即可走山访水，饱餐林泉之美。于是每逢茶余饭后、节假日，鄙人便一头扎进旅游书刊，眸光如蝶贪婪地翩跹于我中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。

从塞北到江南，或寻五岳之胜，觅四大名山之美；或叹钱塘江大潮，赏黄果树巨瀑，凭栏岳阳高楼；抑或荡舟桂林山水，徜徉苏州园林；要么策马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蓝天白云之下，寄情于西子湖的扑朔迷离之中；要么作客蓬莱仙境、品味敦煌壁画、采撷路南石林奇景；再不就采神农架、九寨沟、张家界之幽；咀嚼西双版纳的鸟语花香和海南的椰影……

于是山川形胜，数千年往事注上心头。我仿佛伫立长江黄河之滨，感念这母亲河怎样孕育了龙族和华夏文明；凭吊半坡遗址，我的耳畔遂响起原始先民围猎的冲天呐喊；从雄伟的万里长城，我仿佛看到大唐帝国的铁骑，气宇轩昂走向世界的英姿；透过圆明园的残骸，我看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恣意贴在我们民族脸上的耻辱；我仿佛置身天安门城楼，重新聆听一九四九年那个“站起来了”的历史声音，心里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重建中华繁盛的使命感……

如此神游，在局外人看来恰似望梅止渴，于我却有一“本”万“利”的收获。它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域，陶冶了心性，宏富了学识，主要的是加深了我对祖国这片神奇土地的理解和热爱。

陈毅哥俩的两副对联

舒畅

陈毅的胞兄陈孟熙，曾任国民党少将，兄弟俩所走的道路不同，但为官均清正廉洁。

1927年，陈毅在武汉中央军校任共产党的党委书记，陈孟熙参加北伐到武汉，陈毅赴南昌起义前，同哥哥话别。陈孟熙说：“我投身革命，参加北伐，一不要当官，二不要发财，只要能打倒军阀，驱逐列强，繁荣我中华就死而不悔。”陈毅说：“官可以当，但要当清官，作民则要作良民。我们信仰可以不同，但‘清’、‘良’二字万万不可丢。”

1938年，陈孟熙任西昌行署禁烟专员。当时禁烟者多发了大财。陈孟熙却不贪污受贿。一次，因他查处一桩三千斤鸦片的大案与上司闹翻，一气之下，他卸了乌纱帽，借了三千元钱，带随从离开了西昌。由于他任期仅八个月，平素又信佛，离职时，便题一副对联于门楣：“八月专员三千债，两袖清风一笠提。”横批：“乐在苦中”。后来，陈毅知其事，十分赞赏哥哥的为人，特在一封家书中赠其兄一联曰：“佛不收债，民当敬清贤”，横批：“乐得其所”。



吐鲁番苏公塔

柱金提

一般读物中大都把中国古代骑兵的出现归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。实际上秦穆公时已有“畴骑五千”；早于赵武灵王三百多年。秦人祖先善养马，早期又与西北边疆民族杂处，被东方各国以夷狄目之，骑兵早兴，理固其宜。到战国以后，一些游说之士，也向别国夸耀秦国的“车千乘，骑万匹”。把骑兵作为一种威慑力量，去恫吓这些国家。

对秦国的骑兵形像，古籍很少记载，过去也难以见到。秦兵马俑出土后，我们尽可一睹秦代骑兵的英姿。

秦兵马俑二号坑是由步兵、车兵、骑兵三个兵种联合编组的“集团军”。坑中有一部分是“骑兵兵团”。它们四骑一组，并排面东站立，共计骑兵116骑。每骑的姿态是：骑士与战马（马）并排，站在马的左前方，右手自然下垂，执马缰。骑士穿短褂，外套短小铠甲，护着前胸、后背及双肩，腰束革带。足登轻便皮靴，头戴小皮帽。帽两边有带，结于额下。整个装束轻便、灵活、潇洒。虽然骑士身高1.80米，身材壮健，但并不显出一丝的臃肿之态。根据古代兵书《六韬》中对武骑士的要求是：四十岁以下，身高七尺五寸以上，壮健捷疾，超绝伦等。说明古代对遴选骑士要求是很严格的。俑坑中这些骑士完全符合这种要求。这又说明秦代雕塑艺人深谙这种要求，以严格写实的手法，雕塑出秦代骑士的英姿。它的面部眉棱突起，高鼻，嘴唇紧闭，唇上八字胡丝丝不苟。右手半握，生动地刻划出一位训练有素的骑士的形象和

秦代骑兵的英姿

张文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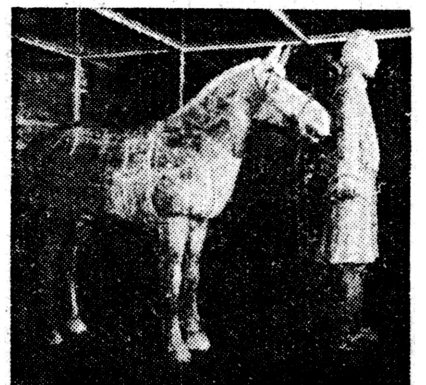


神态。它给人一种临战的气氛，好像随时准备飞身上马，驰骋疆场。

骑士的坐骑即战马，雕塑得更得神骏。陶马高1.72米，身长2.03米，双耳短促，尖如利箭。杜甫写骏马的诗中有句：“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”，正好用来形容战马的风姿。它腿长、臀圆，胸肌饱满，劲健有力。尾鬃形成一条大辫，显示出轻捷飘逸之态。马背鞍鞍，马头弯着络头，马缰被执于骑士手中，显得平静而自然，方头大眼，鼻孔圆，口微张，双耳中间飞出一络鬃毛，这同双腿直立的静态中又呈现出跃跃欲行的动态。秦人善养马，曾得到周天子的赏识，所以才封于秦。正因此，他们对马的习性、形态谙熟于心。而著名的相马专家方九鼎又是秦人。所以，雕塑家雕出的马，从神态、形像却极为准确，又很生动。不但符合《相马经》中关于马的形态的基本要求，而且塑造出了动态中战马的神情。

骑士鞍马俑是写实的。它反映出秦代骑兵的真实形像，为研究古代军事提供了实物资料。同时，写实艺术在这里又得到升华。它并没有刻板地摹写实物，而给实物以生命，使它们有了灵魂和感情。从陶制骑士的面部表情和形像，可以看出它忠于职守、准备应命的心理和神态。从陶马的形态上，可以看出它听命于骑士，处于将要抬蹄奔腾的神态。两件作品在神态和神情上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秦代骑兵的英姿，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装备和坐骑上，更体现在他们的精神风貌上。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的战士，他们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他们的形象，永远铭刻在秦兵马俑坑中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

秦代骑兵